

香港文學系列講座 帶來豐厚知識盛宴

由新界鄉議局研究中心、香港藝術發展局、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聯合主辦的香港文學講座系列活動日前在新界石門鄉議局大樓演奏廳舉行。講座涵蓋了美術、詩歌、傳統文化等諸多方面，邀請了本港的知名藝術家、文化人士向公眾提供免費的文化盛宴。據了解，這也是鄉議局成立九十周年紀念活動的一個重要環節。講座的舉行，讓市民從不同側面領略到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也令大家對嶺南以及本港文化的認識有了提升，可謂取得了巨大成功。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是次系列活動，邀請了三位重量級的人物擔任主講嘉賓，分別是在海內外極富盛名的本港嶺南畫派大家司徒乃鐘、培橋中學校長招祥麒博士以及新界鄉議局研究中心主任薛浩然。三位講者從不同的視角闡述了各自對藝術與文化的理解，也引領聽眾對文化前沿和熱點進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討。

藝術家的勵志故事

提起司徒乃鐘，在香港可謂人盡皆知。他是本港嶺南畫派的大家，可謂香港書畫界的文化「名片」。在講座中，他告訴聽眾，他信奉的藝術人生哲學乃是「大樹之下無大樹」，因此自己選擇到加拿大去留學。而兒時的藝術學習經歷令司徒乃鐘至今難忘。他在講座中透露，小時候學習畫畫，家中有非常獨特的激勵方法。他的父親會將自己不錯的作品「買」走；而他本人則會用「賣」畫得到的錢從母親那裡買糖吃。

顯而易見，留學的歲月是艱辛的。在講座中，司徒乃鐘透露，他曾經在一間酒吧打工。這種生活經歷所帶來的韌勁，對人是極為深刻的淬煉和磨礪。司徒乃鐘似乎並不否認這一點。他以非常幽默和風趣的口吻告訴聽眾：在這間酒吧中，除了「老闆」這個職位之外，他幾乎做過所有的工作。由此可見，早年艱辛的歷程，對他的藝術人生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

在講座中，司徒乃鐘先是播放了電視傳媒為其製作的電視紀錄片，後來則介紹了自己作品的風格以及一些畫作所表達的深刻思想內涵。憑着對香港這片土地的熱愛，他創作的很多作品均以香港在地的風景、現象為題材，成為了本港嶺南畫派的象徵。

司徒乃鐘的講解不僅是對自身創作的回顧，同時也教大家如何欣賞藝術作品。他創作的沙田《曾家大屋》，傳神地描繪出了新界的歷史變遷；而《新界元朗水尾村樹屋》則帶有非常濃郁的鄉間原生態風範；在《粉嶺荔枝園》的畫面中，如照片一般的真實感，能夠看到地面上的水喉管線；在《新界西貢坭屋蝶來圖》的精緻畫面中，司徒乃鐘的講解則令人感受到了一種歲月滄桑之感，畫面中的舊屋子，門已經關閉，周圍放滿了別人的物品，蝴蝶飛來，則如同拜年，所以根據判斷，這是一個曾經的大戶人家，產生出了一種極為淒美的境界。所謂「富在山中有人知」，畫面所營造的，便是人走茶涼的感受。

司徒乃鐘認為，畫家需要的乃是一種記憶，這是一種顏色記憶，如同會計會有數字的記憶一樣。而關於嶺南畫派的前景，他在講座中直言，廣東較之於香港更加重視嶺南畫派。

詩歌孕以情

在另一場講座中，培橋中學校長招祥麒博士以「中國情詩」為主題，進行了專題講座。傳統的理解中，「情詩」代表的便是愛情詩歌。但是招祥麒則對「情詩」進行了非常具體的歸類，他在中國傳統的古典文學詩歌中，分出了男女情、夫妻情、父子情、母子情、兄弟情、朋友情、師生情、家國情等八種不同類別的情感，而且，每一種情感均以具體的文學作品進行解讀。

招祥麒在講座中表示，《詩經》的第一首，便是講述男女愛情的詩歌，在西晉之前，中國的詩人比較重視的是以詩言志。所謂志，便是一個人的思想、價值、見解。西晉之後，中國的詩歌則走向了另一個方向：即詩歌乃是源自情感。但招祥麒興趣地表示，今時今日，很多人乃是為文造情，似乎偏離了文學詩歌的本質。

招祥麒說，任何詩歌都離不開情。在男女情中，招祥麒以《漢樂府》中的《上邪》為例，指出真愛是以山河變化、四季顛倒來襯托男女愛情的堅定不移，較之於今時今日的婚姻誓詞，其層次可謂相當之高。同時，男女愛情的詩歌也會有情感的變化。牛郎織女的故事，被不少人視為愛情悲劇，但是招祥麒以秦觀的《鵲橋仙》為例，指出這首詩以文學的方式將難捨難



■ 講座現場

原居民區域 文化底蘊多

新界鄉議局負責的新界原居民村落，是本港傳統中國文化保留和傳承較為集中的區域。原居民的村落中，有圍頭村落，亦有客家村落，見證了香港數百年來先民來此打拚、深耕的艱難歷史。

在新界原居民中，過壽、婚嫁等風俗，仍然保有傳統的漢民族習俗，可謂中國古代習俗的活字典。打太平清醮則更是從漢代流傳而來的重要民俗，成為了香港每年都不能忽略的文化盛事與文化資產。

原居民區域中，歷史人文的底蘊也非常豐厚。進入近代以來，原居民與海外的聯絡也更加緊密，不少人先後參加過辛亥革命、對日抗戰，成為了中國近現代歷史進程中的重要參與者。不少位於香港邊境區域的原居民村落更是頗具歷史價值的古建築的集中地，是香港文化的重要在地資源。據了解，今年適逢鄉議局成立九十周年，對傳統文化的推廣，也成為了相關慶祝紀念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文、攝：徐全



■ 原居民村落中的古建築



■ 近代的炮台，見證了中國人的滄桑史，也帶來了對文化的反思

■ 司徒乃鐘於講座中講解的畫作

離的淒美愛情變成了一年見一次的浪漫情懷。與男女情不同，招祥麒告訴聽眾，中國古代詩歌中的夫妻情則有時間、空間的表述。李商隱的《夜雨寄北》講述了不知何時可以和配偶見面的思念之情；陳玉蘭的《寄夫》則寫出了妻子思念戍邊夫君的感受。

比較有趣的，則是父子情。招祥麒認為，在中國古典文學中，比較多的是寫母子情。所以，關於父子情的作品，顯得非常特別。他舉了蘇軾的《洗兒戲作》為例，認為這首詩反其道而行之，沒有講述一般人希望孩子聰明伶俐、升官發財的願望，而是希望孩子「愚且魯」。招祥麒說，這或許與蘇軾宦海經歷有關聯。

情感與詩歌，在中國文學中具有緊密的關聯。招祥麒認為，透過中國古典的文學作品可知，往往情感愈真，則用辭愈急切；中國詩歌的情感流露，往往是含而不蓄，即有暗示、留餘地；情感的表達上，也是感性而又忘理性。因此，情詩是中國文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對民族文化有自信

系列講座的壓軸講者，乃是新界鄉議局研究中心主任薛浩然。他以深入淺出的語言，結合香港的風水命理文化的現實，講述了《易經》的基本內容與流變史。而他對中國文化的漫談，更是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薛浩然表示，一個社會的文化推廣非常重要，無文化，則無歷史，也就不會產生一個族群。他認為，香港是一個物質發達的社會，但是卻有非常顯著的文化缺失。薛浩然認為，不能否認，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具有非常深刻的影響，而且持續了數千年。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不少國人在薛浩然看來出現了自我否定、沮喪、崇洋、自我矮化民族文化的傾向，也出現了討厭本民族文化的心理思潮。

不過，薛浩然告訴聽眾，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直到今天仍舊存在，足以說明中國文化具有非常優良的一面，相較於古埃及、印度、古巴比倫，中國文化的優勢和傳承史顯而易見。薛浩然坦言，文化的發展乃是曲線的路徑，文化發展中會有衝突，同時也會有同化；文化就是起居飲食，就是自己的人生，是一個群體意義的概念。因此，薛浩然覺得，包括香港人在內的中國人，應當對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具有自信和情感。



■ 畫家司徒乃鐘



■ 薛浩然暢談中國文化



■ 招祥麒評述中國情詩

中華文化不具擴張性

在講座中，薛浩然着重比較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區別。在薛浩然看來，中國文化是一種農耕文明，也是一種大陸文明，因而具有鮮明的防守性。但是西方文化則不同。



■ 北京天壇寓意中國農耕文明

西方文化是一種海洋文化，以基督教信仰為基礎的文化，屬於一種外向型的文化，富有侵略性。西方對於文化的定義，有兩種。一種是英國式的，乃是接近城市型，偏重物質發展；另一種是德國式的，乃是注重內心的表達。

薛浩然亦提及，在中國文化中，講價值、講原則，亦講圓通。中國人用「道」表達文化，這裡的道，表示眾人一道攜手前行。而在接受記者提問時，薛浩然指出，中國文化與中華文化其實是同一個概念的兩方面，都代表中華民族的文化。部分人將這兩個概念進行區分，實際上是在玩弄文字、故弄玄虛。

文、攝：徐全